

沧海横流

韶华 著



沧海横流

韶华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、插图：张洪赞 广廷渤

沧 海 横 流

韶 华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6印张 300千字

1979年8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7,000册 定价1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七三年秋天，一条横贯东北大地的输油管道动工兴建了。从各个石油战场抽调来的带着大庆“铁人”精神的输油队伍，结合参加会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农村民兵，开到绵延千里的建设工地。随着会战队伍的组建，也混进了几个阴谋家、野心家和投机分子。于是，在和大自然斗争的同时，也展开了一场光明与黑暗，真理与谬误，英雄与丑类，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小说塑造了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征远，青年干部赵春先以及郑启林、姜振光、冯德奎、刘银滨等“铁人”式的干部和工人的光辉形象，杨建同、王书栋那样的正面知识分子形象，同时也刻划出徐殿卿、马士才、魏克俭那样的阴谋家、野心家和投机分子的丑恶嘴脸。

尖锐复杂的斗争，风云巨变的时代，象一面镜子时刻检验着人们。“沧海横流，方显出英雄本色。”

目 次

第 一 章	矛盾的发端	1
1	甄义庭穿越沼泽地	1
2	谁下的命令?	6
3	魏克俭左右为难	9
4	甄书记受了重伤	11
5	老书记语意深长	16
6	诡辩家说得义正词严	20
第 二 章	马士才、魏克俭和徐殿卿	23
1	“暂设”工程的来龙去脉	23
2	甄义庭空出来的转椅	30
3	魏克俭既不自作聪明又当好领导的参谋	32
4	家庭生活的苦恼	36
5	徐殿卿给马士才交底	39
第 三 章	赵春先	45
1	我对你有很多不放心	45
2	你这个赤脚指挥!	51
3	千头万绪	53
4	三队面临的情况是严重的	55
5	妈妈,原谅儿子	59

6	一个反面教材·····	61
7	现场会·····	63
8	两种人你喜欢哪一种? ·····	66
第 四 章	“揭盖子”会议 ·····	71
1	马士才笔下的现实象柔顺的少女·····	71
2	郑启林不吃这一套·····	73
3	找上门来的侯亚雄·····	76
4	“发动”工作,两次绝妙的谈话 ·····	79
5	温德厚贴标语出了漏子·····	88
6	实事求是成了“框子”·····	91
7	他们不拉车,坐在车上, 拿鞭子抽我们拉车的·····	96
第 五 章	刘征远在农村 ·····	98
1	放牛,有机会思索往事 ·····	98
2	失掉为党工作的权利 ·····	106
3	欲干不能,欲罢不忍·····	107
4	“好消息!”·····	112
第 六 章	绵延千里·····	114
1	革命友谊的海洋 ·····	114
2	打鬼 ·····	120
3	直升飞机沿线飞 ·····	123
4	还会有反动派暗堡吗?·····	131
5	在白洋河岸 ·····	134
6	要真正学大庆得迎接斗争 ·····	138
第 七 章	马士才的经验和典型·····	142
1	马士才点石成金 ·····	142

2	吴友法顺竿爬	146
3	“反标!”	149
4	侯氏政权的三件德政	154
第八章 月亮的风圈		160
1	马士才的航船前面出现暗礁	160
2	魏克俭又面临左右为难的形势	163
3	刘征远和他的女儿刘银滨	167
4	魏克俭对刘征远的“自我忏悔”	172
5	刘征远上任	174
第九章 脚踏实地之一		177
1	制管厂工地所见	177
2	魏克俭留有余地	184
3	新老之间	186
4	杨建同的身世	195
5	王书栋工程师	197
6	和他谈恋爱?笑话!	200
7	漆黑的夜晚,迷失方向	204
第十章 脚踏实地之二		209
1	刘征远可能采取什么态度?	209
2	这些材料来头不小	213
3	工地没有水喝	215
4	小温脑子里的虫子	218
5	垫木哪里去了?	222
6	魏克俭挨训	223
7	侯亚雄不争气	227
8	马士才六神无主	230

第十一章	败阵	232
1	还没有交手就败下阵来	232
2	魏克俭顺风修改发言稿	237
3	赵春先到报社申明事实真相	240
4	徐殿卿的酒后真言	244
第十二章	钥匙	253
1	结论	253
2	谈心会	256
3	练兵场所见	258
4	找到打开温德厚心灵的钥匙	265
5	夜晚姜振光在温德厚床前	272
第十三章	在战斗中	275
1	砂锅捣蒜的故事	275
2	谜语	278
3	快板专家张口就来	281
4	吴友法毫无办法	287
5	苦不苦?.....	291
6	冯师傅负伤	293
7	电焊火花就是他的生命之花	296
8	刘征远和赵春先在草垛中睡着了	298
第十四章	从白洋河到双河市	305
1	领导在双方争论的天平上加砝码	305
2	简直是无法无天	313
3	蚂蚁靠气味辨别敌友	318
第十五章	风雪芦苇荡	322
1	犯一次院规也没啥了不起	322

2	管子！管子！.....	326
3	救救我吧！.....	328
4	要当强盗呀？.....	331
5	在年终晚会上	334
第十六章 我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干什么？		348
1	你不能不提防	348
2	没有义愤，就不是一个党员.....	352
3	到马克思那里报个到，马克思不收.....	353
4	刘征远念念不忘的一件事	356
5	第十二个春节	363
第十七章 新的风暴之一.....		371
1	在松山一号	371
2	诬告犯	378
3	你们全是胡说八道	386
4	哥儿们之间	389
5	在三队发生的事	392
6	不要利令智昏	394
7	一定要找到他	397
第十八章 新的风暴之二.....		401
1	马士才乔迁之喜	401
2	赶紧找人把老刘救出来呀！.....	406
3	爸爸？不认识	409
4	王瞎子，你别装糊涂.....	415
5	老鼠	420
6	引起武斗，由你负责！	423
7	检验	425

第十九章 新的风暴之三	428
1 原告变被告	428
2 他们连病人也不放过	435
3 最后一次党费	439
4 死者已经去了,新的考验正向他们走来.....	442
5 马士才拒绝作检查	445
第二十章 千钧一发	447
1 一条线拴两个蚂蚱	447
2 你,你疯了? 你是反革命!	451
3 准备应付万一	454
4 马士才的“新面貌”	456
5 救人要紧	459
第二十一章 巨龙在挺进	465
1 日日夜夜,分分秒秒.....	465
2 起爆!.....	469
3 风沙狂卷,白浪滔天.....	471
4 威信·尊重·信任	480
5 老干部聊天	481
第二十二章 浪花淘卷英雄	487
1 马士才狼狈出逃	487
2 并非神话	490
3 在红旗招展,锣鼓喧天的时候.....	493
不是尾声的尾声	498
附: 新《好了歌》	499
新《好了歌》注释.....	500

第一章 矛盾的发端

1 甄义庭穿越沼泽地

一九七三年九月，在东北广阔的土地上，大自然以它巧妙的画笔开始描绘秋色。在山区，苹果、榛子、鸭梨、核桃以及叫不上名字的野果，累累串串，滴红吐玉。连绵枫林，闪着红霞。在无际的平原，喷吐缨穗的玉米，低垂脑袋的谷子，一方方金色的稻田，迎风展浪，好似浩瀚的彩色的海洋。春起的时候，大自然这支画笔蘸着碧绿的墨水，由南而北，浓笔淡抹。辽南已披上青翠的新装，吉林方显出苏醒的嫩绿，而黑龙江还是一片银白世界。现在这支画笔蘸着白粉，又由北而南逐渐涂抹过来。“北大荒”已是白雪皑皑，而辽南正挥着汗雨收割庄稼。群群大雁，赶在画笔的前头，去寻找过冬的地方。

就在这个季节，东北的一条输油管道动工兴建了。这条管道从大庆油田起始，要跨越万水千山，一直伸向渤海之滨的华岭镇。参加建设会战的工人、沿线民兵和解放军部队，有几十万人，在绵延一千多公里的工地上，一字摆开。人声鼎沸，机器轰鸣。为了抢运大庆原油，一场气势磅礴的战

役打响了。

沿线各省、市、地、县，都组建了会战指挥部。如果说整个输油管道是一个巨大的链条，各分指挥部就是它的环节。对于输油管道要在一年内建成投产的计划，各个分指挥部的领导，都向党和国家拍了胸脯：“输油管道决不能在我们地区晚点！”但拍胸脯是一回事，实际情况又是一回事。在此以前，大家不仅没有修过这样长距离、大口径的输油管道，有不少同志连听也没有听说过。谁心中有底？谁知道在前面的道路上有什么困难在等待着自己？

双河地区指挥部是沿线十几个地区指挥部中的一个。它担负的施工任务，包括一百八十里输油管道的敷设，两个泵站和一个制管厂的修建。管道敷设要穿越若干条小型河流、公路和铁路，要穿越一条大型河流——白洋河。白洋河河宽，水深，流急，怎么把几百吨重的管子敷设在河底？白洋河南岸，有一段连着月亮泡的纵横三十公里的叫做“大酱缸”的沼泽地带，管道敷设要穿越这段沼泽地。且不说要运进几千吨重的管子，几十台大型设备。目前，连空手的行人都要陷进去，怎么施工呀？

双河地区指挥部和其它地区指挥部一样，也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施工了。地区指挥部党委书记、指挥部指挥甄义庭，沿着工地，一个施工点一个施工点地检查工作，解决问题。由于主、客观的困难，各施工点的任务完成得都不怎么好。真叫人焦急呀！

甄义庭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身材修长，头发灰白。由于最近一段时期在工地风吹、日晒、雨淋，面貌黑瘦，

两颊塌陷，颧骨突出，但目光矍铄，精神勃勃。脸上一条条皱纹，好象是在紫檀木上雕刻出来的。在他沿着管线走向来到沼泽地段的时候，决心步行从沼泽地中穿过去，研究一下在这个关键地段将来怎么施工。

现在，时令已至晚秋。沼泽地的积水大部分消退。一丛丛芦苇，迎风起伏；一撮撮蒲棒，扬着不可一世的脑袋，摆来摆去。没有芦苇的地方，荡着青绿的杂草和浮萍。在油黑的泥浆中，吐露出一个个本地人叫做“塔头”的草墩。甄义庭腋下夹着长筒胶靴，裤腿挽在膝盖以上，踩着这些草墩，一步一步地跳跃前进。有时，一步踩空了，后腿刚拔出来，前腿又陷进去，弄得满身泥浆。这不是走路，简直是在泥沼中挣扎。他感到，他们地区担负的整个施工任务，也象穿过沼泽地那样，搞不好要陷进去的。这简直不可想象！

跟在老书记后面的是一个年轻人。他名叫魏克俭，是地区指挥部秘书科的科长。看样子只有二十多岁，实际已经三十出头了。白净的面皮，高高的鼻梁，机灵闪光的眼睛，修长的身材，要不是他那双扇风耳朵，真可以称做美男子了。魏克俭不远不近地跟在甄义庭后面，也在泥水中挣扎，在“塔头”上跳跃。他心内满腹牢骚：这个倔老头子，工程技术人员早在选线时就勘探过这个地方了，何必非亲自穿一趟“大酱缸”不可呢？害得我这个“随行人员”也跟你在“鬼见愁”的地方活受罪。但是，他只能在这位顶头上司后面挣扎前进，一口大气也不敢出。他知道老书记检查了几个施工点，任务完成得不好，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儿。一句话说不対头，就会挨训。最近，他得了一种叫做“白癫风”

的皮肤病，手上出现块块白斑。他总戴着一副白手套。现在手套也被污泥染黑了。

前面又是一片芦苇。甄义庭站在一墩水草上瞭望了一下，钻进去了。哗哗的响声惊起一群水鸟。水鸟在蔚蓝的天空盘旋一阵，向远方飞去。魏克俭望着水鸟，要是人能生出两只翅膀就好了。他一低头，忽然发现一片水草上散摆着不少野鸭蛋。他悄悄捡了一背兜，又装满了两口袋。这也算“不虚此行”了。

对于甄义庭说来，也是不虚此行。原来，关于沼泽地段的施工，他打算早点上。早上主动，能铺一根管子就多一根，免得被这个关键地段拖住后腿。他这么实地一考察，他的想法变了，一个新的打算在眼前闪现……

太阳刚刚偏西的时候，甄义庭他们穿出沼泽地，走上一片丘陵起伏的草原。在羊肠小径中，又走了一段路程，爬上一个高坡。甄义庭他们站在那里，望着从草原蜿蜒而来的大路，等待着绕道来接他们的汽车。

眼下的这片草原，是双河地区会战指挥部第三工程队的施工地段。极目望去，管道施工的壮丽图景便在眼前展开了：沿着草原，一节一节已经焊好的包裹着浅蓝色塑料布的钢管，排向远方。随着地势的起伏，使人感到，它好象是一条俯卧在绿色草原上的巨龙。靠“巨龙”的身旁，停着一排电焊机和发电机爬犁房。插在爬犁房上的红旗，呼啦啦地飘着，与碧绿的草原交相辉映，分外好看。工人叫做“三步搭”的三角架一字排开。管子被吊起来，管工对好口，电焊工拿起焊把，火花闪烁。草原上繁星闪闪，管道焊接正在

紧张地进行。

在更远的地方，在招展的红旗下，解放军工程兵有一个团在那里开挖管沟。甄义庭虽然听不到他们劳动的呼号，却可以看见明亮的铁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从这里往南看去，是一片一片成熟待收的庄稼。再往南，就是广阔无边的稻田了。输油管道本来要从这里穿过去，为了不至于糟塌将要成熟的庄稼，那里得等到秋收以后才能开挖管沟，敷设管道。再往南，又是一片草原。有两个县民兵团，前天晚上进入工地，开挖管沟的战斗已经全面打响。与这两个县民兵团相衔接的，就是友邻地区的施工队伍了。那里已进入山区，要开挖石方，从远处传来的隆隆爆炸声判断，他们的施工战斗一定打得很激烈。

这座高坡下面，是一条通往附近叫做古家店火车站的砂石公路。火车把钢管运到火车站，然后由拖管车再转运到工地，供应在这一带施工的第一、第三工程队。在往常，通往古家店的砂石公路上，有几十辆拖管车，装载着粗大的钢管，在公路上穿梭迅跑。在前面不远的地方，下了公路，拐上乡间大路。大路坎坷不平，拖管车不得不减低速度，颠簸摇摆前进，车身发出沉重的格吱格吱声响。遇见坑坑洼洼，泥水迸溅，把车身喷洒成斑斑点点的土黄色。他们开到工地，卸下管子，奔回公路，象解放了的野马，风驰电掣地向车站开去，身后拖着一股滚龙般的尘烟。

可是，在眼下这段公路上，空旷旷的，听不见嘟嘟的喇叭声，看不见滚滚尘烟。甄义庭检查过的几个施工点，任务完成得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管子运不上去，到处喊叫着要管

子。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停止运输？”甄义庭气愤地想。

甄义庭抬头向公路上望着，只见一辆北京吉普拖着一股黄色的尘烟开过来，在高坡下面的大路上嘎然停止。甄义庭跑下高坡，跳上汽车，说了一句“古家店车站！”汽车顺着砂石公路，向前飞驰。

2 谁下的命令？

古家店是一个小车站，票房、站台都很简陋。以前，除了各列慢车在这里停一二分钟，稀稀拉拉上下几个旅客之外，快车、货车遇到这个车站，拉响汽笛，好象无视它的存在一样，风驰电掣地就开过去了。可是自从输油管道开工之后，这个小站开始了昼夜喧嚣的新生活。双河地区会战指挥部施工队伍的机械设备、器材、生活用品，大部分在这里卸货，然后由大卡车转运到工地去。参加开挖管沟的民兵，也由这里下车开赴现场。眼下，装满钢管的列车停在停车线上。在站台上，还有好几垛垒成“金”字塔形的钢管没有运走。防腐用的沥青、塑料布、玻璃布，在狭窄的站台上堆积如山。

甄义庭来到站台上，民兵们正在那里用笨重的体力劳动从列车上往下卸管子。一节管子两吨来重，从火车上卸下来再装上拖管汽车，十分困难。大家用绳子，用撬棍，用滚杠，吆吆喝喝，卸装一根管子得几十分钟，又慢，又不安全。而且有的防腐层被砸破，有的管口被砸歪。在这里负责卸车装车的，是一个正建制的民兵连。甄义庭找到高个子

连长，问：“汽车吊呢？这个站不是配属两台汽车吊吗？”

那位连长答：“昨天，地区指挥部给调走了！”

“谁下的命令？”甄义庭有些发火。

“听说是马指挥！”那位连长怀着显然的不满，“听说地区指挥部要抢修‘暂设’，紧急需要，让我们发扬‘一盘棋’精神，自力更生。逼得我们不能不用笨办法！”

“又是他！”甄义庭愤愤地想。在上次党委会上，地区指挥部党委副书记、副指挥马士才就提出要从工地抽两三代吊车，抢修“暂设”。党委没有同意。谁知党委会刚散，他竟擅自下令抽调施工设备。

“小魏！”甄义庭回头叫着。

“在！”魏克俭赶忙跨了一步，站在甄义庭面前。

甄义庭用犀利的目光看着他，命令说：“你马上打个电话给马副书记，让他立刻把汽车吊给放回来。你跟他讲，就说是我的意见。指挥部‘暂设’房子有什么要紧？房子盖不起来，我们住帐篷，住板房，蹲露天地！工程上不去，对国家就是犯罪！你叫他立刻把汽车吊放回来，记住没有？立刻！”

魏克俭感到，老书记的口气，简直能咬断钢筋。他不敢违拗，重复了一句：“是！立刻！我马上打电话去！”说着转身跑向站长室。

甄义庭站在那里，脑子里又转了个圈儿。马士才这个人，依仗省里那位徐书记，根本不把他这个正书记兼正指挥放在眼里。别说他不会痛痛快快地把吊车放回来，即使马上放回来，也还要耽误一天的时间。怎么办呢？

“报告首长！大吊车回来以前，咱们还得干！不是‘抢